



## 黄蝶翩然

□杨泽义(四川)

一个薄霜融化的午后，趁着暖阳，我背上相机，漫无目的地行走至州河岸边的一个小山村，随便看看远天的白云、近山的绿树，随意拍拍或枯或荣的花花草草。

走到一座小山梁，看见三只花纹耀眼的黄色蝴蝶，在一丛开得正艳的淡黄色野菊花上飞飞停停，停停飞飞。我举起相机，拉近焦距，拍下几幅在浅黄底色里翻飞的深黄色蝶影。在这个时节还能拍到如此温暖、灵动的照片，我激动不已。

蝴蝶似乎发现了我的偷拍，翅膀一扇，一齐飞向附近的山湾。我快步跑过铺满落叶的小径，想追上它们的影子。

待我仰头跑近山湾时，蝴蝶已不见了踪影。我疑惑地四处张望，只见前方不远处的一块地里，铺满了金黄色的菊花，一些蝶影在上空闪烁。

走近花地，才发现这些菊花是我认识的品种，幼时见母亲种在院坝边上，好像叫黄贡菊。此菊苗健壮、开花多，蒸后晒干，一贡开水，其茶汤便色泽金黄、香气浓郁，喝一口顿觉暑热消散、火气骤降、神清目明，在乡村算得上是很好的经济作物。此时地里的菊花，或许是盛花期后的尾花，也或许是主人忙于其他活计无暇采摘，才让叶子枯萎后的残花铺出了一地金黄。

我拍了几张全景，还想要一些特写。镜头拉近时，看见菊花上有蝴蝶的影子在晃动，似乎不止一两只。

我迅疾走进地里，惊讶地看见，几乎每一朵菊花上，都停留着或浅黄或深黄的蝴蝶，翅膀上都“绣”着斑斓的花纹。

我举起相机拍了好几张蝴蝶的妖娆靓影后，又发现了异样。我们相距如此之近，它们为什么不飞离，反而任我拍摄

呢？凑近细看，才发现有些蝴蝶的翅膀边缘出现了明显的缺口，有些翅膀烂掉了一大半，有些翅膀上的彩色鳞片全不在了，只剩下参差的翅脉。这些残缺的翅膀不停地颤动，努力做出想要飞翔的样子。那些只剩下翅脉的蝴蝶，拼力晃动着翅脉；那些翅膀全无的蝴蝶，仍在不停地摇晃着指向天空的两根触角。

这些在寒气里拼命摇晃的触角和翅膀，似乎卷起了阵阵疾风向我袭来，让我感受到生命的无奈与辛酸、顽强与悲壮、热烈与灿烂。泪眼模糊中，我看见一幅幅金黄色的油画翩然飞过。

我看见母亲的笑容在蝶影中浮现。母亲3岁失去生父，16岁嫁给父亲后，虽品尝了十个子女接连降生带来的无限欢乐，但也经历了失去四个孩子的撕心疼痛。她47岁时死了丈夫，一个人咬牙将四个未成年的子女拉扯成人。她曾经半年没有尝过一粒米，七八年没有穿过一件新衣。她似一股劲风去追赶前面的生活，像男人一样去耕田耙地，到悬崖峭壁去割草砍柴。她的一生，就像她身上那件补满了巴的阴丹布衣裳，被漫长的岁月打了无数褶皱，随便一抖，就会滚出无数砾人的石子。如今，95岁的母亲，也似这个季节的蝴蝶，从头到脚全是病。她的眼睛已模糊不清，只能凭声音辨别我们是谁，但每天仍笑呵呵地拄着拐杖来回行走在院坝里。她说，还想看看带过的孙辈、重孙辈、玄孙辈考上了哪所学校，找到了什么工作。

我看见儿时的玩伴清莲从蝶影中走来。记忆里，她一直是那个说话如山泉般甘甜、歌声像铜铃般清脆、走路时两条小辫似蝴蝶飞舞的小姑娘。前不久相遇，她

已变成头发花白、满脸皱纹、腰身佝偻、步履蹒跚的老太太。她叫住我并报出姓名，我问了三遍她的姓名、乳名，以及她父母、哥哥的名字，才确认是她。她说，几十年风里雨里、汗里泪里、病里药里，总算熬出来了，两个孩子大学毕业后，都有了满意的工作和家庭。我从她发自内心的笑容里，看到了那个发辫似蝴蝶飞舞的小女孩。

我还看见战友梦军的身姿从蝶影中跃过。退伍后身上仅有80元钱的他，如一只辛勤的蝴蝶，靠贩卖豆腐、香蕉、苹果、服装，以及去新疆摘棉花挣到的本钱，投资修堡坎、乡村公路，终于在成都买了住房和门市。他患食道癌后，我去看他。他说几乎每晚睡着后气都上不来，总梦见自己快要死了。他在梦中努力提醒自己不能在睡梦中稀里糊涂地死去，强迫自己快点醒来。醒后，他奋力坐起，用拳头猛击胸膛，促使肺部用力呼吸，迫使心脏用力跳动。他边说边握紧右拳，向我演示猛力击打胸膛的动作。此时，那“咚咚”的声音，仍在这蝶影中回响。

不知不觉，太阳偏西，眼前山野寥廓。菊花地上空，仍有一些翅膀健全的蝴蝶轻盈地飞来飞去，划出一道道金黄的弧线。稍低一些的空中，也有零星的蝴蝶在缓慢、笨拙地飞舞，它们努力扇动着翅膀，想把最后一丝力气投向天空。但刚起飞，就倏忽降落了，似乐曲中的“短调”戛然而止。这些翅膀划出的黄色弧线纵横交错，在空中织成一面稀疏的网。更多的蝴蝶，站立在如金子般耀眼的菊花上，似在回味一生的曲折与动荡、喧哗与孤独。

突然闪出一个疑问：这些春季、夏季、秋季，一直飞舞在百花丛中、山野田间的蝴蝶，此时，为什么偏偏要聚集到这菊花丛中？因为这里是它们的家乡，要回到这里才能安心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？因为它们自身是美丽的，也要选择同样美丽的菊花作为最后的伴侣？还是因为这群一年中最后消逝的蝴蝶，恰巧遇上这一地最后凋谢的花朵，便一齐演奏一曲最悲壮的绝唱？

我忽然想起，张爱玲说过，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花朵的灵魂，回来寻找它自己。

我释然了，起身踏着梦幻般迷蒙的晚霞向家中走去。

随着寒冬的脚步一天天逼近，我依然会在夜里想起那些蝴蝶的翅膀而无法入眠。直到近日，我比照照片仔细查阅这些蝴蝶的资料，知道了它们都有一个美丽的名字：黄蝶蝶、小红蝶蝶、美眼蝶蝶……让我惊喜的是，它们中的大部分在冬天并不会真正死去。它们聚集到菊花上，是以菊花为食，积聚足够的能量，再以卵、幼虫、蛹、成虫的生长方式，越过寒冷的冬季。

明年春天，蝴蝶又会漫山飞舞，山水之间，又会划过道道彩虹。

## 古典的落霞(组诗)

□余公(重庆)

## 观《清明上河图》

一扇宽大的屏风遮天  
时间后退，眼睛里飘进雪花  
腿脚与一棵海棠的根缠绕  
前世的身影忽明忽暗  
我已回不到静止的繁华  
京城熙熙攘攘平民化  
市井欲望比想象还要巨大  
人们使劲突破浓缩的韧性  
我却想寻找无人处，放下竹帘  
在一杯宋词中独享绿肥红瘦

## 空中花园

尘埃是有生命的  
透过光  
它们生活在低海拔地区  
半空中悬浮，不踏实

像蝴蝶，或者蜻蜓  
我总有一丝不安  
担心阳光不知什么时候会掉下去  
人类聚居地，在底层  
无数碎裂的声音繁衍  
空气作为导体微不足道  
凤凰山登高远眺  
古杜鹃簇拥着空中花园  
蜂蝶越过寺院红墙  
姹紫嫣红裹着我，满目春光

## 古典的落霞

机驳船第一次驶入碧水深处  
正在沐浴的渠江  
躲进峡谷里慌不择路  
汽笛叩响深闺的门，古道  
鸦雀无声，晚风找不到一片树叶  
遮蔽山峰掐得出水的身子  
夕阳照耀人生与河流

船尾的浪花宛若千手观音  
我隐约听见河妖在吟唱  
群山沉浸在古典的落霞里  
光溜溜的水面徐徐展开  
恍惚逆光中孔雀开屏

## 知天命

偶然清扫窗台  
发现飘窗里另有一个家  
一团枯枝干草  
烘托着一枚晶莹的蛋  
我确认是一枚鸽蛋  
我家住十四楼，在老街鹤立  
楼下汽车喇叭和远处轮船汽笛  
扯起喉咙，正在为生计吆喝  
市井每天都很激动。鸽蛋  
闹中取静，像树林里破壳的旭日  
在内心孵化另一个自己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  
尽在南门口